述均

述均卷七

當涂夏燮

古韵等韵同條共毌

秦尚書蕙田欲合古韵等韵爲一。未有成書。江昚齋古韵標準謂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故其書兼論等韵。燮謂聲之有清濁。口之有內外。等之有洪細。音之有喉舌有齒。自開闢洪濛。有聲音卽有是數者。爲天籟之自然。不可一毫假借者也。嘆其興啟亐六朝唐人。而六朝唐人之等韵。多不合于古人。嘗謂雙聲猶疊韵。三十六母猶二百六韻。可㠯正唐㠯後之疊吻。不可㠯正周秦兩漢之疊喻。舌有頭有上有半。齒有頭有正有半。脣有重有輕。旣具齒

音復出耳音。此皆中外錯扨。方言流變。聲音愈出而愈繁。審音者愈析而愈細。猶說文之九千餘字。而玉篇廣韻集韻諸書增至數萬字也。其實攷之漢儒之故訓說文之段借古文今文之異字。如江之于東容鍾。咍之于之微齊灰皆佳之于脂支。胥不能不合爲一者。必讀窗爲初工切而不使通于聰。讀蓬爲薄工切而不使通于逢。讀田爲徒鄰切而不使通于陳。非通達之論也。標準開卷之論弟一其言曰。江韻古通東容鍾而音則嵌轉。呂等韻言之。通韻皆二等音。又合開口合口呼爲一類。與東容鍾三韻皆爲合口者不同。又曰。古音公江空腔蒙厖紅降侶一也。細審之。彼爲合口。此爲開口。彼爲一等。此爲二等。此非等韻不

能辨也。夫旣正江爲工。正腔爲空。正厖爲蒙。正降爲紅。是于何抑分別開口合口。又于何抑分別一等二等。此正吾人之夷而仍入其藩籬者也。江韻音呼他開口者。爲方音之流變。令併江于東冬鍾。則全韻皆合口。二等變異一等。江氏求之鍋屬。豕音自生膠轕之抓。嗚乎。宋音豈易言哉。

論古等韻當分四大限

聲音之大限有四。喉也舌也齒也脣也。喉則古音鼻音焉。曰。鼻之异喉。猶舌頭之异舌上。齒頭之异正齒。重脣之异輕脣。何也。舌齒之分二。杜歬後。脣音之分二。杜內外。喉音之分三。杜深淺。吾人之所謂鼻音。爲喉之淺者。所謂喉音。爲喉之深者。故喉音當分深淺二類。已异舌齒之歬后脣

之內外相配。而不必兆出于音于喉二切之字其八母。此八母者。㠯景爲最寔。喻次之。昔人謂喻寔景淺。殊不嫌匣次之。曉次之。此一類异舌上正齒輕脣同。由是而淺之。䢃自景喻出而淺于曉匣。更淺之爲羣。更淺之爲溪。更淺之爲見。此一類异舌頭齒頭重脣同。

㠯說文之偏旁攷之。工之异紅。公之异翁。古之异祜。告之异浩。高之异蒿。可之异何。軍之异葷。瓜之异瓠。其之异煤。于之鬴于喉者。悉數之不能終也。奚之异溪。曷之异葛。亥之异該。句之异均。活之异闊。天之异喬。王之异狂。兄之异況。或之异國。會之异噲。喉之鬴于于者。悉數之不能終也。光景之景卽影響之影。訓詁之詁卽新故之故。盍不之盍

卽盍嘗之盍。降下之降卽降心之降。總國之國卽封域之域。覩說凡此皆牙喉之論一聲二者。故曰。牙之與喉猶舌頭之與舌上。齒頭之與正齒。重脣之與輕脣也。

廣韻卷末辨字五音法。一脣聲并餅。二舌聲靈歷。三齒聲陟珍。四牙聲迦佉。五喉聲綱各。按綱各乃韻書牙音之見母。是牙之與喉。吾人未嘗不通偕也。

玉篇卷末五音聲論。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謌可康各。惟何字是喉音。餘皆牙音也。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亨客。行幸亨三字。皆喉音也。

廣韻玉篇卷末所載五音。脣聲之字不舉輕脣。舌聲之字不舉舌上。廣韻但舉半舌見例齒聲之字不舉齒頭。牙喉二音字皆

互借。呂此定古人之音止脣四限。喉也舌也脣也齒也。舌頭舌上半舌。一類也。端透定泥。呺杜舌斿。來則泥之餘也。知澈澄孃。呺杜舌腹。六韻舂人精于呺笫。嘆脣呂舌頭切舌上者。脣呂舌上切舌頭者。二聲之韻。由來久矣。重脣輕脣夾嘆。但舂人隔類借切。止此二類。而齒頭正齒不與焉。今紐宗之。精清從心邪。呺杜齒斿。照穿牀宗禪。呺杜齒後。日則禪之餘也。息之异邃。足之异捉。則之异側。寺之异侍。正齒誦齒頭偏旁也。乇之异佗。跛之异泌。責粗之异續。束之异速。齒頭誦正齒偏旁也。此當异舌頭舌上半舌同例。

論正齒當分二支

正齒之與舌上。最易牽混。呼正齒者。必令其音自齒出。不自舌出。呼舌上者。必令其音自舌出。不自齒出。而二紐之音定矣。吾人分舌上正齒爲二。析音最精。第其分配之字頗多不合。檢廣韻玉篇集韻二會諸書。有一字而彼收舌上。此收正齒。彼收正齒。此收舌上者。又即有一家之書而舌上正齒兩收者。而廣韻辨字法。齒聲樓陟珍二字。皆闌入舌上之知母。可以知其分配之不合矣。前見竊謂說文之偏旁諧聲。爲雙聲疊韻之大樞紐。細案吾人分配十紐之音。可與喉之偏旁。大半脗合。舌頭之與舌上。重脣之與輕脣。亦然。惟正齒之字半與齒頭合半與舌上合。此當如亭林所論支韻尤韻之當分爲二支。檢正齒之字與齒頭

同偏旁者。則爲正齒之本音。其弄舌頭舌上同偏旁者則

改歸舌上。何也。覩褚皆从者鼻聲。舌音也。韵書吕楮覩等

字歸之舌頭。吕豬褚等字歸之舌上。是矣。乃又吕諸者等

字歸之正齒。今欲復古音。則諸者等字皆當呼之自舌出。

不當令其值齒。故諸者等字之入正齒。昏吕後之方音也。

董埵皆从重鼻聲。舌音也。韵書吕董湩等字歸之舌頭。吕

湩踵等字歸之舌上。是矣。乃又吕鍾腫等字歸之正齒。令

欲復古音。則鍾腫等字亦當令其呼之自舌出。故鍾腫等

字之入正齒。亦昏吕後之方音也。舉此二事。可吕隅反。

亦有正齒之音闌入于舌上者。如䄍弃朱同。而䄍爲舌上。

朱爲正齒。䄍是乃硊字二合之音。其非舌上明矣。㙋不過

十之一二耳。檢其偏旁弁齒合者則改之。猶正齒之改歸舌上也。大氐知舌上舌頭之爲一。則舌上之闌入于正齒者。可㠯舌頭之偏旁斷之。知齒頭正齒之爲一。則正齒之闌入于舌上者。可㠯齒頭之偏旁斷之。案音攷古。闕一不可㠯論音。

正齒誤。而半齒之字尤弁之俱誤矣。半齒之字。旁弁正齒同偏旁者。旁弁舌上同偏旁者。而其同偏旁之字。皆杜舌上之孃母。而不弁知澈澄相涉。㠯孃之弁日易混也。呼孃音者必令其舌抵中齶。呼日音者則微觸齒而不黏齒。今微饟等抓呼日熱等音皆佀孃音。𦈡呼衵釀等音皆佀日。二者之混由來久矣。今欲改歸本音。當㠯泥母之偏旁斷

之。呂泥爲舌頭之次濁。孃爲舌上之次濁也。

照母之偏旁多混于知。穿母之偏旁多混于澈。牀母之偏旁多混于澄。其禪之混者十之二而已。審之混則十之一也。何也。照异知。穿异澈。牀异澄。禪雖疑于牀。而一次濁一最濁。仍不同也。審則自爲一類。异齒頭之心母相對。當清位。舌上無此一位。故不㝵而混也。凡音之清者必審其致誤之由。然后可呂言古音。

舌上之偏旁。不混于齒頭而混于正齒。正齒之偏旁。不混于舌頭而混于舌上。舌頭之偏旁。异舌上合而不异齒頭合。齒頭之偏旁。异正齒合而不异舌上合。此舌齒兩起分八之所限也。

耳喉脣三踿之字。舌不動而成聲。齒頭正齒之音。則齒不動。而以舌之觸齒者爲聲。齒頭之音。舌與齒尖相值。正齒之音。舌與齒齦相值。故撥舌則齒不足以成聲。然宋之算能易也。舌之抵齶值齒齦本自不同。而呼之稍不正則混矣。故舌齒兩踿之字。可以我就古人。不可以古人就我。何也。見其偏旁與舌頭同者。吾知其爲舌。見其偏旁與齒頭同者。吾知其爲齒。執韵書之舌上正齒。以例古音之舌上正齒。此强古人以就我也。其以我就古人者。說文之偏旁漢儒之詁訓古文今文之異字。取而理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攷古之功。不足爲宋音之助哉。

論唐人等韵

居今日而謂古無等韻不可也。居今日而謂唐人分配之等韻卽古人之等韻。是猶執唐人之二百六部以求古音也。二百六部平入之分配。皆以等韻斷之。今按其屋至覺四部配東冬鍾江。則屋沃燭皆合口。覺開合各半。而以古音核之。燭爲侯之入。屋沃爲尤侯之入。覺三分之爲宵尤侯之入。此皆有開口無合口者也。藥鐸配陽唐。開合相間。古音則藥鐸之半爲宵之入。半爲魚之入。其隸于宵者皆開口。其隸于魚者皆合口。此與唐人分配陽唐之開合又異矣。蓋侯之闌入于虞。古開口之變爲合口也。魚之闌入于麻。古合口之變爲開口也。別江于東冬鍾而開合各半之肊說破矣。江氏求其說而不得。則謂數部共一入聲。于

是屋沃燭覺分二支。屋屬東尤所其之入。沃屬冬豪所其之入。燭屬鍾虞所其之入。覺屬江肴所其之入。藥鐸分三支。藥屬蕭宵三韻所其之入。鐸屬魚模豪三韻所其之入。其他如職惪配蒸登。又依古韻配之咍。質術配眞諄。又依古韻配脂。迄物沒配文殷魂。又依古韻配微灰。屑黠配先刪。又依古韻配齊皆。昔麥配清耕。又依古韻配支佳。月曷末轄配元寒桓山。又依古韻配祭泰夬廢。至其扞格不合者。則又刱爲屋沃可開可合。藥鐸二韻開合互備之說。此所謂調停中立者也。至呼等之法。燭爲侯之入。則三等當爲一等。肴豪之半爲尤幽之入。則一二等當爲三等。辨見三聲論古音開合洪細所謂不可以語人之等韻繩古音之等韻者此也。

喉則三十六字母不可信乎。曰。三十六母所㠯定清濁也。牙音喉音舌頭舌上重脣輕脣各實㠯清濁八位。齒頭正齒各實㠯清濁五位。來爲日之餘。日爲禪之餘。皆實有其音。不可妄減者。予所論古音分四大限。第論其韻分之分合而已。如東本一韻。而唐韻分爲東冬鍾。眞本一韻。而唐韻分爲眞諄臻。文本一韻。而唐韻分爲文殷魂痕。元本一韻。而唐韻分爲元寒桓刪山僊。皆于古音無害也。其不合者。特佗韻之闌入。如歌之混于支。易之混于丞。庚之混于眞耳。等韻喉之育深淺。脣之育內外。舌齒之育前後。析其清濁。區其洪細開合。猶古樂高下疾徐翕從之節奏。謂卅六母可廢。則是東冬之与鍾。文殷之与魂痕。其所謂等者

且蕩析離居不可復尋矣。若如舌上正齒之互有出入。則如支之與歌。麻之與易。此不可不辯者。而仍不外即舌頭以定舌上。即齒頭以定正齒。所謂知其分乃可以知其合也。故欲識古音。必先自二百六部始。

牙喉二音四等皆具。而細審之。牙之一等混于喉之一等。喉之四等納于牙之四等。若夫舌頭有一等四等而舌上僅具二三兩等。齒頭正齒亦然。又細審之。則舌上正齒之三等仍納于舌頭齒頭之四等。重脣四等皆具輕脣僅具三等。而其三等之音仍納于重脣之四等。故昔人之析牙喉爲二。云以及舌頭舌上重脣輕脣齒頭正齒俱爲混納分別之限。若論古音。則如東之與鍾。蒸之與登。分之則爲二

合之則爲一。此不可不知者也。

論方音

釋名。天。豫司兗冀呂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顯讀如濕濕、舌上之關入于正齒者、若勒書讀顯字入喉起。則弄舌腹相去遠矣。青徐呂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遠也。朱子謂閩廣人呼中如當見楚書注明之李卓吾。其鄉人呼爲篤吾。見本集齊之田氏即陳氏此所謂青徐呂舌頭言之檀弓注南方謂都爲豬然則五方之音固有備舌頭不備舌上、備舌上不備舌頭者矣。呂此推之。燕趙之音不備齒頭。吳越之音不備重脣。宋音者但閉其出于舌脣齒而五方之不齊者可呂齊矣。又如水居之音清多而濁少。山居之音濁多而清少。北方之音洪多而細少。南方之音細

多而洪少。此皆天地自然之气，不可謂假爲方音。此爲正音自生藤葛也。

舌頭之歸于舌上，齒頭之歸于正齒，重唇之歸于輕唇，皆不可謂方音。至齒頭之從邪，正齒之非禪，喉音之影喻，閒有出入。不歸清濁之節耳。若夫方音有呼見如戰者，則混于齒矣。呼疑如泥者，則混于舌矣。呼爲如嶶者，則混于唇矣。此固按之古音無一合者。而呂書人分配之等韻，校其偏旁，夾絕無歸僭之字。然則欲據古音呂正唇韻之失，安得不先即唇韻呂正方音之失哉

論五音強配之謬

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圖，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羽端透定泥

知徹澄孃徵。見溪羣疑角。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商。曉匣影喻宮。來半徵。日半商。沈括筆談。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二家之說惟牙音配角同。宮則一屬喉一屬脣。商則一屬齒一屬舌。徵則一屬舌一屬齒。羽則一屬脣一屬喉。沈括不言來日。而呂叉者推之來爲半商。日爲半徵。與範棋反。戴氏聲類攷謂歌者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膠于一字。謬配宮商。胥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气者歟。宮商非字之本音。而字之可宮可商。高下之節抑揚之序。佗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呂成歌樂。語言文字無一定也。按此論最之但戴氏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必言字母。變謂三十六母所呂定清濁。且

呼之實有其聲不容妄減今定聲音爲四大限而仍以三十六母定其清濁之位不謬于今人不戾于古音庶幾得之

今人所定三十六母之清濁亦豈可以例古音之清濁哉不可謂無其聲也有二音而不製字者未有二字而無音者即今人分配之七音三十六母亦豈能盡備故溫公指掌圖歸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有齊所謂琴之泛聲當徽則鳴不當徽則不鳴莫知其所以然也

論各韻闢入之音

邇古之等音爲四大限而以說文之偏旁齊之其合者十

之七八矣。其不合者。古音韻書。未可肊斷。而六書之段借漢人之故訓古文今文之異字。其可據㠯訂正聲韻之流變者。如頌从公聲。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二即容也。大射禮。頌磬即鏞磬。左傳。斬其桷㠯自爲公琴。公琴即頌琴。是古讀頌字舌齒音也。佀从㠯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不佀。易箕子以之。[illegible]本虞本作佀之。是古佀與㠯同讀。舌齒音也。古鐘鼎吉祥作吉羊。晉[illegible]盟于祲祥。公羊作祲羊。箕子佯狂。史記作詳狂。蓋祥詳皆从羊聲。故古皆與羊同讀。舌齒音也。其他如台爲與之切。而三台之台乃改入于舌。畜爲許六切。而牲畜之畜乃改入于齒。說文琦讀爲牲畜之畜。蓋奇聲畜聲皆喉[illegible]之本音。故同讀。車爲九魚切。而車姓之車乃改入于齒。

亨爲許庚切。（古亨享同字皆喉音）而劉亨之亨乃改入于脣。此喉音之闌入于他韻者。可以類推也。（手統于喀）移依古音當讀多。而混于喉。擇依古音當讀鐸。而混于喉。其尤誤者。訛羔芊之委蛇。即君子偕老之委二佗二（它）古書或作委它。或作委蛇。說文它即蛇龍之蛇字。是古蛇與它同讀。齊舌音齒喉音齒音也。自韻書改蛇爲弋支切入支韻。又改蛇龍之蛇爲會遮切入麻韻。而蛇字之爲歌韻爲舌頭者。轉失其本音。此舌音之闌入于他韻者。可以類推也。若舌上正齒之混。則前已詳言之。更見後卷舌齒出入識。脣音之偏旁牽混絕少。唯亦間有之。如豐从分聲而混于喉。按說文玉部璊从玉㒼聲。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是古讀虋當

异瑞同。故韵書二字皆算奔切。釁从釁聲。釁从分聲。以此類推。非喉音明矣。冰异凝同。說文以凝爲冰之俗字。惠棟曰。古文冰當作仌。凝當作冰。介疋釋器。冰脂也。郭璞曰。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孫炎本作凝脂。云膏凝曰脂。詩云膚如凝脂。卽冰脂也。古文尚書以冰爲凝。按冰凝同讀。而韵書讀凝爲魚陵切。混入牙音之疑母矣。納宋四聲之音。舌齒二類最易淆混。蓋知澈澄之异照穿牀。直如支之于脂〻之之于之。呼之不正則失其本音。若夫喉音之偏旁。其潰圍者不過十之二。脣音之偏旁。其潰圍者尚不及十之一。以此知古人之音。固有綱紀可理。而不隨方音爲流轉者矣。

戴氏聲類攷答黎尚書糾正韻書之誤如所論攷工記榑埴之工。鮑注榑之言柏也。劉熙釋名。柏搏也。手搏其上也。又搏榑也。四指廣搏大呂擊之也。則榑當音搏不音團。而釋文例團摶二音。且團音杜寡。是直不辨榑摶之爲二字介正。龜䶨龜力竹反。从圥畀聲譌而爲龜。龜家讀起據反方言。錬鐏髭璞音東。詧寔于博雅音諫。集韻据韻忠恕佩觽之肵說于一東增錬字引方言。則錬譌而爲鍊。家弃東同音。詛脊㴭濟盈脊鷕雉鳴。鷕从唯畀聲弃㴭爲句中韻下復舉濟盈雉鳴大句中韻舊音鷕呂水反。規　釋水譌佗小家脊呂小反之音。廣韻家收入三十小。改小佗沼。羿其所由致譌幾不可攷。漢書地理志汝南鮦陽孟康曰鮦音

紂紅反。（按紂紅卽獨紅所謂隔類借切者）鮦从同聲。紂紅之音是也。廣韻集韻皆收入四十四有。异紂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爲音紂與。樊棱淇範曰蒙。徐仙民音亡鉤反。蓋據鄘王本作寀也。廣韻承僻寀字兼收一東。异蒙同讀。誤四牡修廣其大有聾（胡）。二乃段借字。廣韻據此承僻鮦喁等字俱入三鍾。東山篆古者寅塡塵同。說文有寅字無寅字。則寅之河之于兮當作寅。眞韻字也。廣韻乃據大徐本。收寅字入五寘。支義切。山海經。泰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其名曰辣。二。廣韻既以辣字入一東。又据俗本作辣。別入十七眞。异陳同讀。凝乃冰之俗字。廣韻仌筆陵切。冰同本魚陵切。是以凝之俗字爲正音。而异仌同讀者反

爲俗音矣荼乃茶之俗字反羿荼字兼收九麻佘乃余之俗字九麻不收佘字乃兼收余字是字未譌而音已譌矣蓋此之類不可枚舉總之一吕說文偏旁爲主則古音之規分可尋而喉舌脣齒之所拄夾已得其大略矣

述均卷之八

亐咲合用證

書平秩南訛史記司馬貞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佗南偽爲偽今韻書皆杜咲起

易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鯢注周礼引佗奇荀子大儒篇倚物怪變楊倞注倚讀爲奇漢書外戚傳我欲倚介女史記倚佗奇〻倚今分亐咲二音

詒衛風芄蘭二章能不我甲韓詒甲佗狎毛傳甲狎也釋文甲徐邈音胡甲反書方甲亐內亂鯢云甲狎也甲狎今分亐咲二音

尒正釋詁。詁釋文引樊孫等尒正皆爲釋故。詁古訓昰式傳。古故即詁訓也。今分牙喉二音。

儀礼鄉䠶不毋不釋。注古文貫佁關。桉關弓即彎弓。史記伍子胥傳貫弓執矢向使者。注貫烏還反。後漢書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即彎三百斤弓也。今貫彎分牙喉二音。

左傳成元年假嘉。周礼典瑞注引大佁假嘉。覲 釋下曲礼天王登假。釋文假音遐。今假遐分牙喉二音。

左傳成二年𦐉夕。釋文憾。昏石經憾佁感。左傳凡憾字釋文皆音感。說文感从心咸聲。今又加太心佁憾。又分牙喉二音。俗字俗讀也。

陳氏第曰。降古音洪。顧氏曰。古人降下之降异降服之降

然讀平聲。自漢以上之文無讀去聲者。左傳襄廿七年。鄭子展賦艸蟲。趙文子曰在上不忘降。今正降妻降音戶江反。而孫炎云降下也。奎為溝瀆故稱降也。燮謂降為東韻而分入于江。降為平音而兼收于去。降為喉音而兼收于平。所謂方音之流變。一誤而無不誤者也。

史記外戚世家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左傳昭廿一年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杜注梁國睢易縣南有橫亭。水經注世謂之光城。禮記明堂位注中足為橫距之象。釋文橫古曠反又音光。樂記號以立橫。釋文橫古曠反。今韻書分橫入庚。又與喉兩收。

漢書錦繡纂組傷女紅者也。女紅即女功。孝文紀大紅小

紅卽大功小功。恩澤侯表絳侯作紅侯。宋洪适隸釋漢桂昜太守周府君頌碑。曲江字凡十九見。皆作曲紅。凡此皆舌喉合用之證。

春秋襄廿年陳侯之弟光出奔楚。公羊釋文弟光左氏作弟黃。應劭風俗通黃光也。白虎通璜之爲言光也。今黃光分舌喉二音。

景卽影字古有景無影。詩汎〻其景。山海經正立無景疾呼無響。墨子是似景也。皆後人所讀爲影響之景。皆分景影爲二矣。舌喉異讀矣。

周禮職方氏虖池嘔夷。釋文嘔烏侯反一音驅。

詩〻大正昆夷駾矣。一作混夷。

攷工記韗人爲皐鼓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
无空鞔之空。桉弟子職作志无虛鞔。鄭所見本必作空鞔。
說文虛大坵也。昆侖虛謂之昆侖坵。徐曰今俗別作墟非
是。桉廣韻虛朽居切。又音袪。一字分平㗋二音。蓋呂虛坵
之虛屬平讀呂𡌆墟也。古音虛坵空穹四字同音。无平㗋
之別。
易繫詞確噉示人易矣。確古本作隺。說文夬引作隺。二今
韵書胡沃切。
易爲其嫌于无昜也。釋文嫌戶謙反。荀虞陸董作嗛。桉嗛
古文謙字。今屬平音。
易鼎六五金鉉。釋文鉉𪎭典反。徐又古𪎭反。又古冥反。一

音古螢反。分牙喉二音。
震上六視矍矍。釋文矍俱縛反。徐許縛反。
書禹貢逹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導菏澤。釋
文徐音柯又工可反。韋胡阿反。
儀禮士冠禮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今扃屬牙部。
左傳成四年鄭伯臤卒。正義左氏作堅。穀梁作賢。釋文臤
本或作堅。說文臤古文吕爲賢字。今堅賢分牙喉二音。
說文艸部莙从艸君聲讀若威。桉漢律偁君姑爲威姑。
舌頭舌上半舌合用證
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終朝三拕之。音徒可反。廣
韵褫直豸切。屬舌上。

易師象承天寵也。王肅寵作龍。詘龍光左傳作寵光。商頌何天之龍箋龍當作寵。今韻書龍入半舌。寵入舌上。古龍寵當爲一字。見六蓺瀹讀四聲東韶。

繫詞胥功而不德。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禮記玉藻大容德。釋文德如字。徐音置。羣經音辨德心所蘊也。多則反。德置也。陟利反。此可證德爲舌頭舌上合用字。自韻書行而德胥置音。無識之者矣。

詘龍柏舟實維我特。二韓詘作直。玉藻注猶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

詘鄭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堂當爲棖。論語申棖史記作申棠。

周禮地官廛人注。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按荀子又輔篇利壇庇即廛庇也。

小正信假南山維禹甸之甸與畇同。周禮稍人注四甸爲甸。二讀如維禹敶之二敶同。按甸與田敶與陳齊田氏即陳氏。皆舌頭舌上合用之確證。

禮記檀弓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按書禹貢大野既豬史記作既都。又孟豬亦爲明都。

書顧命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說文作詫。

詩小正倬假甫田。韓詩作箌假甫田。

周禮天府玉鎮。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校史記天官書。鎮星作塡星。漢書凡鎮揩字皆作塡。

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校此卽轉聲舌頭舌上誦也。

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獨讀如濁其源之濁。是古涿獨濁三字同音。

禮記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毋發聲也。追猶堆也。說文𠂤小阜也。徐鍇曰今俗作堆。周禮追師。釋文追丁回反。治玉石之名。一曰雕。

易訟有孚窒。釋文窒張栗反。徐得悉反。又豬失反。馬作咥。

易訟九二患至掇也。釋文掇徐都活反。鄭本作惙陟劣反。

易比九二終來有它吉。釋文它敕多反。本亦作他。

易損象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窒珍栗反。徐㝵悉反。

下曲禮不名世臣姪娣。釋文姪大結反。字林丈一反。

周禮守祧。注故書祧爲濯。

檀弓與其鄰重。釋文重依注音童。

王制西方曰狄鞮。注鞮之言知也。

曲禮諸侯以肥牛。注肥養于滌也。釋文滌直的反。徐又同弔反。

月令季夏燒薙行水。釋文薙他計反。又直履反。

明堂位夏后氏之綢練。釋文綢吐刀反。徐音籌。

論語君子篤於親。汗簡古論語篤作竺。書敘子之命篤不

不忽。釋文本又作篤。亦正竺厚也。楚辭天問帝何竺之。注竺厚也。一作篤。今廣韻張六切。又東□切

詩衛氓三章女之耽兮。耽與湛爲叚借字今韻書湛舌頭舌上兩收。

左傳襄十三年括瑕廖犇督。釋文廖力彫反。又敕留反。

周禮巾車。注幢容詩箋作童容。

詩俾滂沱矣。史記作滂池。滮池北流說文作滮沱易出涕沱若荀本作池。說文沱从水它聲。徐鍇曰沱沼之沱通用此。今別作池非。按廣韻沱池分舌頭舌上二音。

楚辭離騷乘騏驥弓馳騁兮。王逸本馳作駝。

晉趙戰于鐵。公羊鐵作秩。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戴戴。

周禮注引書宅西作度西。史記引書五流宥宅作宥度。風俗通引書乃降堀宅土作度土。周禮大卜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與。說文西讀如三年導服之導。一曰讀若沾。今韻書他兼切。又張廉切。釋文卷丁丈反。中丁仲反。皆韻家之隔類借切也。嘆可證舌頭舌上之通矣。

齒頭正齒半齒合用證

易繫辭引而伸之。釋文伸作信。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古文伸作信。范甯穀梁解信伸字古今所共用。禮記儒

行覺仰其志。注信讀爲屈伸之伸。今信伸二字分平去。又分屬齒頭正齒。皆非古音也。

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翣柳作接櫬。今翦書接齒頭翣正齒。

周禮攷工記弓人則莫能以速中。注故書速或爲數。禮記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即遲速。樂記衞音促數煩志。注促數讀爲促速。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史記作淹數。徐廣曰數速也。今數速分屬正齒〻頭。

周禮攷工記居幹之道菑栗不迆。釋文菑側冀反。又側其反。沈子冀反。是齒頭正齒之歸。古災害字多作菑害。是其證也。

周禮司巫葅館注引杜子春云葅讀爲耝今韻書葅齒頭耡正齒。漢書席用苴稭如淳讀苴爲租苴与租亦齒頭正齒合用也。

詩車攻助我舉柴。說文引作舉掌。今韻書柴正齒掌齒頭。說文又[illegible]變味也从又炙。籀文[illegible]从羊。二二音餓讀若遲。今韻書餓屬半齒。遲屬正齒。變屬齒頭。分三讀矣。

詩碩人說于農郊。箋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

周禮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云耡讀爲藉。按司巫注讀葅爲耡。此又讀耡爲藉。是齒頭正齒合用明矣。

周禮秋官柞氏注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唶唶之唶。攷工記輪人轂小而長則柞。注鄭司農云柞讀爲迫唶之唶。今

韻書松正齒嚌齒頭。

攷工記匠人梢溝。注梢讀爲桑螵蛸之蛸。釋文梢劉音蕭蛸一音色交切。梢音蕭音。是正齒爲齒頭。蛸一音色交反。是齒頭爲正齒。廣韻蛸相邀切又所交切。

中脊索隱行怪漢書索作素。今韻書索齒頭正齒兩收。

賈昌朝羣經音辨蹈猋行也。七俞切蹈夜行也。莊札切音炑傳鄭讀。

易豐象曰中則昃。孟喜昃作稷尚書中候至于日稷鄭注稷讀曰側音炑經戊午日下昃。穀梁作日下稷。今韻書稷齒頭昃側正齒。

詘陳風穀旦于差。韓詘作嗟王肅音嗟。

儀禮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禮記介僎。注古文禮僎皆作遵。廣韻僎士免切。別入正齒。

書禹貢二百里蔡。鄭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〻叔。說文作䊛蔡叔。从米殺聲。

曲禮爲其拜而蓌拜。釋文蓌子臥反。又側嫁反。

周禮小宗伯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脃。是古竁脃同音。今脃字齒頭。竁爲毳穿等字竝入正齒。

易豫九四朋盍簪。釋文簪徐側林反。王肅又祖感反。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臧宗皆轉聲。是齒頭正齒合也。

儀礼士喪礼蚤揃如他日。注蚤讀爲爪。斷爪揃須也。士虞礼沐浴櫛搔翦。釋文作揃 注搔當爲爪。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搔揃〻或爲鬋。周礼攷工記輪人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幅入耳中者也。說文𧖸重文蚤齧人跳蟲也从叉。〻古爪字。又士相見礼問日之早夜。注古文早作蚤。是古蚤早爪搔四字同音。今韻書始分爪蚤爲二。

礼記躰義幼壯孝弟。注壯或爲將。

易晉六二晉如愁如。釋文愁狀由反。鄭子小反。云變色皃。校說文但有愀字。後人分出心在下者爲憂愁之愁。乃更讀愀爲子小反。不知古寔一字也。

易豐上六象天際翔也。釋文際如字。鄭云當爲瘵。瘵病也。

詘小正莵栭二章無自瘵焉。箋瘵接也。釋文瘵音債鄭音際。按易注㠯際為瘵。此箋㠯瘵為際。二字同音。古瘵字音祭音瘵債音也。韻書㠯祭祀之祭為齒頭祭仲之祭為正齒。齋甚之齋為齒頭齋戒之齋為正齒。此皆強配二音㠯侵學者之讀耳。答古音之祭字齋字。何嘗音側畍側皆二反哉。

曲礼在醜夷不爭。注夷猶儕也。釋文儕仕皆反。沈才詣反。按仕才詣反者古音也。

曲礼毋儳言。釋文儳徐仕鑒反。又蒼鑒反。又蒼陷反。

曲礼車驅而騶至于大門。釋文騶仕救反。又七須反。徐仕遘反。

文王世子則纖剸注纖讀爲殲。殲刺也。釋文纖依注音殲之林反。徐子廉反。

少儀執燭抱燋。釋文燋側角反。又子約反。

左傳文十八秊明四聰。釋文聰本亦作窻。七工切。顧氏引風俗通人君者闢門達窻。窻即聰字。三國志四窻八達各有主名。呂四窻爲四聰。釋名窻聰也。于內窺外爲聰明也。楊脅田。今俗呼煙突窻猶曰煙窻。按古窻聰同音。江氏改窻入東。而必分窻聰二音。呂爲齒頭正齒之別。是呂昏人之守毋繩古音矣。

周禮保氏注襄尺。釋文襄音讓。本又作讓。書皐陶謨思曰贊贊襄哉。釋文襄上也。馬云因也。按介正儴因也如羊反。

襃僾襃讓。皆齒頭半齒之鄰。詘角弓大戴禮投壺篇讓字皆弁平韻。是古讓襃同音明矣。

禮記祭法相近于坎壇。注相讀爲禳。〻今韻書屬半齒。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釋文繻而朱反。鄭王肅音須。袽王肅音如。京作絮。皆齒頭半齒合用之證。

詘予曰胥疏附。書孔傳引作胥附。見釋文。今韻書胥字屬齒頭。

重脣輕脣合用證

易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左傳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作伯犕。史記趙世家騎射之備。戰國策備作服。儀禮特牲饋食禮備荅拜注古備爲復。

周禮大僕窆亦如之。注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易不封不樹。虞說穿土稱封。二古窆字。檀弓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二下棺也。

易說卦其于稼也爲反生。虞本反作阪。漢書地理志蒲坂作蒲反。劉寬碑会同。

禮記少儀毋報往。注報讀爲赴疾之赴。

儒行不閔有司。注閔或爲文。

論語亡之。漢書作蔑之。

書共工方鳩僝功。說文引作旁逑。惠氏棟曰尚書中如方鳩僝功方命圮族方告無辜。漢儒皆引作旁見白虎通論衡諸書。

周禮大司馬致禽以祀祊。注祊當爲方。引詩以社以方。儀
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今文旁爲方。
春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二傳作包來。禮記投壺
若是者浮。注浮或爲匏。漢書浮丘伯鹽鐵論作包丘子。
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漢書古今人表番作皮。儀禮既夕
設披。注今文披皆爲藩。鄉射禮則皮樹中。注今文皮樹爲
繁豎。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
書否德史記作鄙德論衡引論語予所否者否作鄙。
春秋成十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公羊作士彭。
襄十年偪陽漢書古今人表作福陽。
左傳成十八年胥蘇章之跡。注匪志作不注詩匪不譯 二

箋讀不屬栩

書禹貢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金縢丕子史記作負子。白虎通諸侯曰負子。禮記音義引作不玆。

左傳襄廿七年引詩彼交匪傲作匪交匪傲。荀子勸學篇引詩彼交匪紓作匪交匪紓。又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臧氏玉琳曰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

春秋襄十四年執莒公子務婁釋文務徐邈音莫侯反。莊子務光荀子作牟光。

詩商頌武王載旆荀子作載發。左傳公叔發檀弓注作拔。

周禮攷工記梓人則於眡必撥尒而怒。注故書撥作廢。

春秋莊七年公會齊侯于防公羊防作邴。

左傳昭廿年取人于萑苻之澤石經初刻作雚蒲

訨掘谷風匍匐救之禮記檀弓引作扶服史記蘇秦傳作蒲服禮記問喪匍匐而哭之注或作扶服

周禮巾車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

萅秌莊廿八秊築郿公羊作築微

左傳襄廿四秊䢐婁無松柏說文引作附婁

訨小正原隰裒矣玉篇捊字引說文曰引取今說文作引取也訨曰原隰捊矣介正釋詁裒聚也釋文裒古字作裦本或作捊易謙卦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蒲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

訨谷風黽勉同心文選注引韓訨作密勿十月之交黽勉

從事。漢書劉向傳作窗切。
礼記內則偪屨。釋文偪本又作幅。詩采菽邪幅在下。傳幅
偪也。所以自偪束也。左傳帶裳幅舄。釋文音逼。
曲礼鸚鵡能言。釋文作母。云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
后反
易坤卦利牝馬之貞。釋文牝頻忍反。徐邈扶忍反。又扶死
反。
易訟九二歸而逋。釋文逋補吳反。徐方吳反。
易豐卦釋文豐芳忠反。字林匹忠反。
易豐九二豐其沛。釋文沛子夏作芾。
書顧命王麻冕黼裳。釋文黼音甫。徐音補。

礼記國中呂策簭皀勿。釋文勿音沒。
月令其帝大皞。注大皞宓犧氏。釋文宓音密又音服。
月令中𤇾羣鳥養羞。注謂閠蜹也。釋文閠音文。依字作蟁。
又作蚊。
孛星史記天官書齊世家孛作茀。
書洛誥乃女是不蘉。釋文蘉莫剛反。又武剛反。
大政乃伻我有夏。釋文伻普耕反。又甹耕反。
儀礼特牲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爲微。
說文業𨘋菐讀若頒。一曰非。
攷工記輈人不伏其轅。注故書伏作備。杜伏羲易作庖犧。
皆重脣輕脣通用之證。

㠯上每韻類舉數十事由此類推則今人之分脣爲二分舌齒爲三牙開其先喉殿其後夫猶二百六韻之析歌戈爲二東冬鍾爲三文殷寬痕爲四江氏所謂專避聲柄之用者是已暵釋文廣韻諸家之書具挂脅偕切都脅兩收者則古音之合今人未嘗不知其异二百六韻之定爲同用獨用者奩異也重脣輕脣舌頭舌上齒頭正齒之合宋音家多識之若夫牙与喉之一深一淺相爲出入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此則啚見所獨异者暵而攷說文之諧聲尋經師之舊讀古音蓋一㠯毌之矣

述均卷之九

當塗夏燮

舌齒出入譜

萅秌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羊作夫童。按此當爲舌頭舌上之譌。鍾从重聲。重舌上澄母。正與童相對。今韵書鍾字。別入正齒。

說文禾部種埶也。从禾童聲。穜先穜後孰也。从禾重聲。按經書凡種植之種乃說文之穜字。穜稑之穜乃說文之種字。穜稑又作重穋。詩魯頌閟宮黍稷重穋。今韵書種舌頭舌上兩收。獨穜字入正齒。非古音古義矣。當以重聲爲正。改歸舌上。

易咸九四憧憧往來。釋文憧昌容切。又音童。按昌容正齒音。古音當爲丑容切。舌頭舌上誦也。

詵兒爰雉羅于罿。釋文罿昌鍾反。又上凶反。廣韻罿尺容切。又音童。按尺容正齒音。罿有童音。則舌頭當歸舌上誦爲敕容切。按此則歷衝等字凡从重聲者皆當入舌上誦其音古書足資攷證者俱从蓋闕之例後倣此

顧氏唐韻正引左傳僖七年堵叔。釋文堵丁古反。又音者。襄十年堵氏。堵音者。又丁古反。十五年堵狗。堵音者。儀禮燕禮注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呂路堵父爲客。堵音者。漢書地理志堵易。韋昭堵音者。按古者堵同音。正舌頭舌上通用之確證。者讀舌頭。則與堵同。讀舌上。則爲張古反。今韻書者聲之字如堵覩屠豬都等字。皆在舌頭。豬褚等

字皆杜舌上。而者之本音乃闌入正齒照母。此不可解者也。

書禹貢被孟豬。釋文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介正皆作孟諸。周禮夏官職方氏其澤藪曰望諸。注望諸明都也。史記被明都。索隱曰明都音孟諸。桉禮記檀弓洿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此正舌頭舌上之合。豬諸都古三字通用。今韻書都舌頭。豬舌上。而別收諸字入正齒。非古音也。

荀子閭娵子奢。注奢當爲都。桉子奢卽孟子之子都。奢从者聲。古入魚部宜爲都音。唐人㠯此字入麻韻。乃別收正齒審母矣。

譌商頌置我鞉鼓。箋置讀曰植。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引
殷頌曰植我鞉鼓。釋文植市力反。又音置。徐徒吏反。又徒
力反。夏后氏之龍簨虡。注植曰虡。釋文植市力反。徐徒吏
反。論語植其杖。石經殘碑植作置。書金縢植璧秉圭。釋文
植時織反。徐音置。禮記檀弓行羿植于晉國。釋文植式力
反。又直吏反。又昔力反。按易脊功而不惪。鄭本惪作置。羣
經音辨惪脊置音。此舌頭舌上之合。植异置同。則作直吏
徒吏或直力徒力。義界兼歸。今韵書讀去聲者收舌上。讀
入聲者收正齒。唉植从直聲。凡直聲之字多在舌頭舌上。
呂此證之。植當舌上音。不可入正齒也。
說文脊寘字。無寘字。譌東山箋古者寘塡塵同唉則譌寘

徦周行寘之河之干笴。皆當作窴不作寘也。大徐本据吕寘字入新附。唐韻家別收入去聲五寘支義切。其實于古音爲眞韻。爲舌音也。寘讀舌上。則异置爲轉聲。今韻書增寘字。亦當收入舌上。异置同讀。不當收入正齒也。又按眞聲之字如塡窴皆在舌頭。置鎮皆在舌上。而眞之本音乃別入正齒。此异者音之混入正齒同。此類偕不具盡攷古書古音已歸畫一也。

詩召南野有死麕二章白茅純束。箋純讀爲屯。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索隱曰純高誘注戰國策音屯。按純从屯聲。屯字廣韻舌頭舌上兩收。又參校古書屯卽古文之純字。今韻書讀平聲者收入正齒禪母。讀上聲者收入正齒

照母。集韻猶有徒溫切杜本切之音。左傳執孫蒯于純留漢書地理志作屯留大純屯同音之證。

禮記冬之爲言終也。終从冬聲。當爲舌頭舌上之合。揚子方言椎齊人謂之終葵。終葵爲椎猶蒺藜爲茨和同爲降。急言之也。韻書椎直追切舌上音。呂此證之。則終非正齒音也。

禮記大傳民無不足不贍者。釋文贍本又作儋。呂覽適音篇不詹則窕。注詹音澹。按詹聲之字如儋擔澹膽等字皆在舌頭。檐集韻又作都甘切音儋。如此則詹當爲知之轉。若入舌頭讀。則與儋同也。

至聲之字。其在舌頭者絰耋垤恎荎駤之類。其在舌上者

如致緻輊窒之類。若舌頭舌上兩收者。如娙啞等字。檢廣
韻入正齒照母者。惟至字耳。呂昇聲之字證之。當改入舌
上爲知之轉。
淮南子地形訓其人春愚。高誘注春讀爲春咲蠢知之春。
是春與惷同讀。說文惷愚也从心春聲。丑江切。舌上音。廣
韻春字收入正齒審母。疑非古音也。
檀弓我喪也斯沾。注沾讀曰覘。覘視也。沾覘皆屬舌頭舌
上二音。乃韻書沾字又作之廉切音詹。闌入正齒矣。史記
沾沾自喜。徐廣曰沾昌兼反。又當牒反。又尺占反。則舌上
正齒之混久矣。又按占聲之字如沾覘舌頭舌上兩收。髻
敁[illegible][illegible]䀡點拈[illegible]拈店[illegible]等字皆壯舌頭。而占之本音乃

闌入于齒。何也。
莊子大馬之捶鉤者捶詚音丁果反。顧氏引淮南子音同。捶从垂聲古音陀。說文唾从口垂聲。今韻書但收唾字入舌頭。而垂捶等字收入支韻。又闌入于正齒照母禪字。皆非古音也。
揚子方言南楚謂婦妣曰母姼。注姼音多。廣韻姼是支切。闌入支韻。并闌入正齒矣。
訨小正楚茨爲豆孔庶。箋庶䏑也。釋文䏑一作侈。昌紙反。何況音粑可反。多聲之字。古音入歌粑。皆杜舌頭。自唐人混入支韻。乃斉正齒之音。若移字則并闌入喉音矣。宜大徐謂移异多聲之不相訢也。

詩召南羔羊委蛇委蛇。卽君子偕老之委委佗佗。顧氏唐韻正引後漢書任李萬邳傳贊佗佗儒林傳佗它韓詩佗禕隋。漢衞尉衡方碑同。酸棗令劉熊碑佗委遀。又曰令人吕委蛇之蛇音弋支反。虵蛇之蛇音食遮反。詳其字義夫非有二。詩委蛇委蛇正謂人之委曲而行如蛇耳。按蛇从它聲。當與佗同讀。廣韻入蛇于九麻。而舌頭之音變入正齒矣。又入蛇于五支。而舌頭之音又變爲喉矣。此方音之流變。一誤而再不誤者也。顧氏江氏論古音上一字多就唐韻轉紐此字顧音徒何反。江音唐何反。不音弋何食何。益知其必不可轉也。嗟古音似此類者不少。惜二家未能一一糾正之。

唇韵正五支隨字。引宋呂大臨曰。淮南子闚面于槃水則圓于杯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隨當讀橢。楚辭天問南北順橢其衍幾何。漢書食貨志三曰復小橢之。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他果反。又曰夾佗隋。史記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隋音他果反。詩破斧傳。隋銎曰斧。音徒禾反。又湯果反。禮記禮器注如今方案隋長局。隋他果反。又曰隨音旬禾反。夾异隋翻。故隨文帝改隨爲隋。非無據而爲之也。按顧氏旣知隨异隋翻。隋有徒禾他果之音。又异橢同。何呂仍就唇韵轉紐佗旬禾反。隋本無旬禾之音。蓋又因隨字而誤也。江氏古韵標準佗徒禾切。謂隨字轉入支韵。乃有旬爲切之音。

此不當音旬禾反。其說㝵之。
呂氏春秌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子作蹇他。是古讀施與拖同。今施字別入支韻式支切。按說文施从㫃也聲。也今韻書屬喉龤。呂古音讀之。當與它同。凡也聲之字並與它通。池即沱字。他即佗字。拖即拕字。虵即蛇字。唐韻正論之最詳。是古也字入歌韻讀。當爲舌頭。不與喉類也。也聲之字不㝵作喉讀。亦不㝵作齒讀。
尒正釋山獨山蜀。言山之孤獨者名蜀也。管子抱蜀不言。抱蜀即抱獨。是古蜀獨同音。其讀舌上者。則澄之轉。今韻書蜀字入正齒禪母。又按蜀即蠋字。說文虫部蜀字下引詩曰蜎蜎者蜀。今加虫作蠋者俗字。猶感字加心作憾

也。廣韻蠋直録切。乃變呂蜀字分入正齒。是一字而二音也。讀蠋爲直録切。又爲之欲切。讀觸爲之欲切。又爲六欲切。又爲徒谷切。讀襡爲市玉切。又爲徒谷切。讀鐲爲市玉切。又爲直角切。舌齒之混。由來久矣。

左傳僖十六年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公羊作提月。桉鞮提題媞等字皆从是聲。則是之讀舌頭者。當爲定之轉。讀舌上者。當爲澄之轉。今韻書是字入正齒禪母。又桉廣韻提字入支韻者是支切。入齊韻者弟泥切。媞字入齊韻者杜奚切。入紙韻者承紙切。舌齒之混。由來久矣。詵魏風好人禔〻与辟揥刺韻。是禔胥是音。其爲舌頭舌上之通明矣。

說文氏聲段氏分入支部。氐聲分入脂部。以三百篇較之。爲脂支二部分用之畫畔。今按氏聲之字皆入齒讀。氐聲之字皆入舌讀。夬爲舌齒二部分用之畫畔。凡从氐得聲之字如底秖𣫹抵之類。从氏得聲之字如祇廣韻神祇之祇巨支切。祇遚之祇章移切。以氏聲諧之。章移切是也。自示旁二音。祇夬分爲枝。以神道示人則爲示。顧氏所謂尋其字義。夬非音二。吾人逐義以制字。逐字以制音。不勝其治絲而棼矣疷厎紙之類。此舌齒之畫畔也。知氐聲之爲舌。則祇砥底等字之闌入于齒者皆當爲舌上知之轉聲。若氏聲之字則皆拄齒音。其闌入于舌者尤。見二部之分較若畫一矣。

顧氏唐韻正上聲妥字注云古音綏。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後傳言。注古文妥爲綏。詩綏我眉壽綏音妥。曲禮下大夫

則綏之國君綏視。注綏讀曰妥。檀弓文子其中退嘫。注退或爲妥。儀禮特牲佐食授挼祭。注古文挼作綏。少牢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挼。挼讀爲墮。上佐食綏祭注綏亦當作挼。有司徹其綏祭。注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隋之隋。今訛以妥以侑及士虞禮主人及祝拜妥尸。特牲主人拜妥尸少牢祝主人皆拜妥尸。不从糸亦不从手。而廣韻垂挼字。但于捼字下注云俗作挼。按訛福履綏之嘉賓式燕綏之兹异蒙韻。雄狐綏上异崔韻。福祿綏之异權韻。左右綏之异追韻。但古文傳寫多混。兼以妥字作他果音矣。樊校顧氏博引故書。證妥异綏爲一。是矣。但謂當讀妥以就綏。則泥于訛之以綏入脂韻用耳。說文綏从糸从妥。又本[illegible]

桵字注云从木妥聲。蓋古音妥字則綏從何出。若古音妥字則桵從何聲。唆則說文音妥字者。蓋傳寫之爛脫耳。綏與妥同。妥與隋墮同讀。仍當爲歌韻之本音。詩中以綏字入脂韻用者。脂與支通。支與歌通。其婁入脂韻用者。猶裘从求聲而裘入之用。委从禾聲而婁入脂用。三百篇侶此變例。往往有之。蓋據此一字以改妥入脂。則必讀隋爲旬爲切。而唇人之支歌混淆。且昇脊所藉口矣。今讀綏字仍以妥爲正。而入脂用者爲合韻。非本音也。綏讀爲妥又爲舌齒之本音。不當作息遺切矣。舌頭齒頭之混最此此條及隨字一條附見者以同爲舌齒之出入也。

說文氵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

平原高唇。他合切。按此即漯水也。濕古文漯字。今韻書濕字又异幽溼之溼。收入正齒失入切。按釋名天豫司兗冀呂舌腹言之天顯也。杜上高顯也。今韻書顯呼典切屬喉音。豈釋名之誤與。濕异顯皆从㬎聲。呂濕漯同字證之。㬎之讀舌頭者當爲透之轉。讀舌上者當爲徹之轉。如此則顯字足爲舌腹之證。劉熙稱人。釋名多取音韻爲詁訓。恐㬎聲之音斷不混入舌上也。濕乃濕水之濕字。溼乃幽溼之溼字。說文本分爲二。後人不辨濕溼之異。并其出于舌出于齒者不可復理矣。

古女字即段借爲尒女之女。其从水从女者。乃汝水之汝字。今韻書女子之女舌上孃母。尒女之女半齒日母。皆強

配己偎讀耳。非古音也。此與齊戒之齊側皆切祭仲之祭側睞切皆同。

周禮甸祝禂牲。注禂讀如伏誅之誅。校周聲朱聲皆在齒部。禂與禱同。禱从壽聲。壽亦在齒部。自幽部之字闌入于宵。而禱幬濤燾與雕調淍禂等字音之自齒出者并闌入于舌矣。禂讀爲誅。幽侯之合。

粑婁爲豝。卷言之也。豝粑婁切。粑與朱同。乃齒之本音。今韵書朱在正齒照母。而粑乃在舌上知母。一字二音。且與粑婁爲豝之語不協矣。

漢書律麻志。太昜者南方。南任也。昜气任萬物于時爲夏。白虎通。八月謂之南吕何。南任也。按古讀南與任同。唇人

改入覃韻。乃有那含切之音。說文𣎵部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𣎵羊聲。羊音飪。與任同屬半齒。則古南字讀任明矣。詩釋文錄送于南引沈重協句乃林反。是上一字仍就覃韻轉紐。不知古讀南如任。固有確證也。男亦與任同。書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國。白虎通引書男衛作任衛。又云男任也任功業也。是古讀男如任。不作舌頭讀也。

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釋文袽王肅音如。京作絮。按作絮者齒頭音。如者半齒音。義異兼通。今韻書別入袽字于舌上之孃母。相去遠矣。又按襄聲之字多在齒頭半齒。至周禮注襄尺即讓尺。皋陶謨思曰贊贊襄哉。馬讀襄爲儴。

祭洽相訴于坎壇。兼讀相近爲禳祈。皆旨崔謐而釀䆋等字。廣韻又收入舌上之孃母。殆不敢信也。
易噬嗑象先王㠯明罰敕洽。釋文作勑恥力反。云此俗字也。字林作敕。鄭云敕猶理也。一曰整也。毛居正六經正義㠯勑爲正字。敕爲俗字。非陸異。顧氏金石記引五經文字曰。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勅。又引訛昌宗金石吏从來旁力音賚。變棱敕勑賚二字。敕从朿聲。勑从來聲。敕非飭同整也。卽易敕洽之敕字。勑非來同。來旨平去入三音。此勑字卽勞之來之〻來。字音賚。㠯勸來義取勉力故又作勑。其入舌上讀則恥力切。㠯來旨入音知之。敕从朿聲當爲齒音穿母字。自勑敕二字不分。韻書𥡴并收入舌上。而來

音入音。自脣㠯後會識之者矣。

舌齒之混。幾于在各遇之。𠯑舌上之闌入于正齒者冣多。夫音自舌頭闌入者。古讀舌頭舌上同。展轉消混也。歬所論正齒當分二支者是也。其齒之闌入于舌者。第十之一二耳。太氏一證㠯說文偏旁。則不齊者可㠯齊之。音㠯本音證叚聲之字之誤者。卷中所論鍾从重聲。植从直聲。純从屯聲。縱从容聲。此㠯本音證其誤。如論古韻之江㠯工為正。艳㠯丰為正是也。叓音卽叚聲之字㠯證本音之誤者。如搋堵等字皆从者聲。儋澹等字皆从詹聲。絰姪等字皆从至聲。㨹嚏等字皆从埀聲。㠯此證本音之闌入于齒。改而歸之舌。如論古韻之讀瓜㠯苽為正。讀天㠯吞為正是也。至于蛇必讀佗。蚑必

讀拖南必讀任隨必讀隨方音既淪則聲韻皆變若仍拘牽吞韻改用音和（謂就上一字轉紐）則是求劍而刻舟鼓瑟而膠柱拘今則窒論古則愚著述有三難而識斷居其一脊齋之言諒哉

當塗夏燮

三十六字母說

顧氏謂據唐韻以正今韻之失。據古音以正唐韻之失。江氏謂古韻既無書。不得不借今韻離合以求古音。又謂平水韻之合併其誤起于唐宋之同用。幸二百六部之韻書猶存。攷古者猶可沿流而溯源。使無其書。則人自爲韻。其誤不止江易之併東冬之合而已。然則舍二百六部以求古音。是湮斷絕流而求至于海也。等韻亦然。七音三十六母清濁洪細開合之眇。析入豪釐。苟無其書。則音之自牙舌喉脣齒出者。且不能辨。何以識古音之分合故學者欲

讀古韻先讀等韻、欲讀等韻、須就二百六韻之字母逐一研究、俾按之有位。吻之成聲。然後審其清濁開合洪細之所以然者、而古音始有脈絡可尋、此一定之次序也、俗師口授論語爾雅、便著反切、而童蒙習見、白背花然、語及上一字、則如推弧測幾、算知其方。又安望其能讀古音哉。本卷既據古音以正昏人七音之分合。茲更就三十六母、既讀諧明、俾知二百六韻、審音嚴密。居今日中外錯扒聲音大備之時。實有如江氏所謂不可增不可減不可移易者已。

明方以智製啌嘡二字以為平聲清濁之準、謂聲之揚而高如啌者皆清。聲之低而下如嘡者皆濁。是也、然四聲皆

有清濁。方氏知平聲之清濁而不辨上去入之清濁何與

㗐之濁聲有音無字吕鍾韵三等之蛩字代之横呼則蓋

蛩蛩顒。蛩清而蛩濁也。直呼則蛩恐恐欸用曲。恐二曲非三

聲之濁乎。知平上去入皆有清濁則當皆四聲初起即三

十六母已具。所謂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蓋則聲

之高而不鍋高者爲清中之最清。鐘則聲之下而不遠下

者爲濁中之次濁。此清濁之分也。

江氏四聲切韵表凡例曰。見溪清。羣疑濁。端透清。定泥濁。

知徹清。澄孃濁。梆滂清。並明濁。非敷清。奉微濁。精清心清

從邪濁。照穿審清。牀禪濁。曉影清。匣喻濁。來日皆濁。此一

定之清濁。平聲啖。上去入夾啖。羣定澂並奉從牀八位最

濁。邪禪次之。中原音凡上聲當此十位佀去而非去也。最濁之上去入佀變爲最清而實最濁也。不明乎此將胥誤讀誤切而不自知者矣。自注。僧一行誤謂上去自爲清濁邵子皇極經世誤謂最濁爲最清喉則不辨上去入之清濁者。特狃于方音而莫知正耳。牙音舌頭舌上重脣輕脣五母。弟一字發聲。弟二字弟三字送聲。弟四字收聲。此不可易者。齒頭正齒之脣五字江氏㠯心邪審禪別發別收。納審之殊不喉。心審二母居中央之位。其音不高不下。如止水喉。故謂之收不可。謂之發亦不可也。精照則發聲。送之則爲清爲從爲穿爲牀收之則爲邪爲禪。此二邪之所㠯脣五字也。喉則牙舌脣何㠯不備五字曰凡四字五字者。必呼之實發其聲牙舌脣之

音四字。齒頭正齒之音五字。皆自喉成聲。發于天籟者也。若強增耳舌脣爲五。則其聲何杜。若强減齒頭正齒爲四。則心審二母何所繫。舌頭之必音半舌。正齒之必音半齒。夫喉若耳异喉异脣及舌上齒頭。則欲尋其半。何吕界其聲哉。

喉音四母。雙起雙收。對清對濁。异耳舌喉不同者何也。蓋耳喉八母。可吕解吟。夫音一定之次第。如公空○佉當羣母烘紅○佉當疑母翁○佉當喻母椄聲吟之。則曉匣二母當羣之次。佉爲別起。影喻二母當疑之次。佉爲別收。別起則曉清而匣濁也。別收則影清而喻濁也。知八母可吕解吟。則前疊所論耳喉之合。足吕互相贊明。知曉匣爲別起。影喻爲別收。

則脣人分耳喉爲二。具有成竹。非漫無區別者矣。來爲泥之餘。日爲禪之餘。寔不可易。呺舌頭者舌與齶相擊。半舌則敲擊齶而旋離之。呺正齒者舌與齒相值。半齒則敲觸齒而旋離之。此其所以爲半舌半齒也。半舌半齒皆低而下者。故有濁音無清音。

四等之音。區別精審。初學未易辨也。嘗試按之。耳喉重脣三音。如公皆居稽荒亨吁醯蓯祊悲賓。四等之分截然不紊。如清濁之有最清最濁次清次濁也。舌頭止東丁兩等而東與丁洪細相距太遠。故定東爲一等。丁爲四等。以此知舌頭無二三等也。齒頭亦止蓌精兩等。蓌一等精四等也。舌上正齒無極洪之音。亦無極細之音。故定爲二三兩

等輕脣則并二等歸之。故定爲三等之獨音。半舌之等與舌頭同。半齒之等與正齒同。此皆有脈絡條理可尋者。但概以方音呼之。則混矣。

四聲切韻表謂。一等牙音歸羣。齒頭歸邪。喉音歸喻。二等牙音歸羣。正齒歸禪。喉音歸喻。三等喉音歸匣。喉母中之不論等者。可謂歸其字。不可謂歸其聲也。有清之一等。便有濁之一等。有清之二等。便有濁之二等。其或論一四等不論二三等。論二三等不論一四等。如舌頭舌上者。則清濁皆歸之。若必逐位尋求。何異方氏知平聲之清濁而不知上去入之清濁哉。

呼等之濫。惟開合較易辨。喉而方音之淆亂。不可不知也。

江氏謂。呼巾佀斤戈佀歌光佀國王佀昜。㠯合爲開。該根
哀恩。㠯開爲合。皆非正也。大氐方音之混。光自等韻始。而
後古音之類分隨之。如呼東如登。呼蓬如朋。呼蒙如夢。皆
㠯合爲開者東蒸之混自此始也。知東類全韻皆合口。則
開口之字必爲蒸類無疑矣。知蒸登開口兼合口。則馮必
不至混于逢夢必不至混于蒙。而古音可復矣。二百六類
既㠯馮夢入蒸登開口。又收入東韻合口者爲方音所亂
耳。然非明于脣韻東蒸之分。又何由知古音之畺畍哉。故
攷古必自宋音始。宋音必自宋二百六類之音始。
蒸之平上去皆開口。而入聲則合口字。江之牙喉重脣皆
開口而舌上正齒半舌獨合口。此變例也。獨奇無謂屋沃

可闢可合。又謂藥鐸二韻開合互借，則斷不咲唐韻。以屋沃為東冬之入，然不以為尤侯之入。以藥鐸為陽唐之入，然不以為負構之入。何者。以其開合不類也。若古韻屋沃為尤侯之入，合沃之半為豪之入。改合為闢，則東冬又不得而借之矣。藥鐸為負構之入，惟一支之分入于宵豪者闢口。餘皆合口。則陽唐又不得而借之矣。切韻表所列陽之入腳卻噱虐等字開口喉脣之入各恪咢等字開口喉古音實負構合口也此不可以調停中立者也。以古音論之。如之〻異尤，支之異歌，豈無通借之執。咲據此數字。而謂全毀之音可之可尤可支可歌。如是則吳才老之叶韻無不可歸，而古音淆矣。四聲之歸借不一而足。咲據此數十字而謂古人之音可平可上可去可入。如是則

慶可讀爲太子可讀爲平。試證之三百篇群經諸子之韻音偶合者居多又其甚者。必至如韻補之讀功爲居古反。魯頌閟宮二章邵子湘之叶國爲工。老子修之國其德乃豐。國乃避高帝諱改曰邵子湘據之呂爲國音工音令人噴飯而古無四聲之喙起矣。音學等韻之精。予所佩服獨所論平入分配。其謬最甚。故要辨之。

術爲諄之入合口。櫛爲臻之入開口。物爲文之入合口。迄爲殷之入開口。沒爲魂之入合口。曷爲寒之入開口。末爲桓之入合口。緝已下九韻四聲皆開口。此悉韻平入開口合口之獨韻。故四聲之開合未聞音可呂互借者

開口至三等則爲齊齒。合口至四等則爲撮口。鄉人熟于等韻。故言之精妙若此。今舉此二語。求索解人不可得矣。

撮斂也。凡合口呼之，一二三等，口雖合而不斂；至四等則斂。其音促而不舒，其气短而愈斂，故曰合口。至四等則偏撮口也。凡開口呼之，三等雖抵齒頭，不及齊齒，惟細音乃抵齒尖耳。蓋牙舌喉脣三等呼之齊齒，尤未易辨。今任舉牙音之岡（一等）姜（三等）二字，呼岡則音自牙齦出，呼姜則音自牙尖出，牙之尖，正齒之齊抓也。任舉喉音之亨（一等）嬉（三等）二字，呼亨則氣觸舌上，呼嬉則氣觸舌下，舌之下夾齒之齊抓也。任舉舌頭之當（一等）丁（四等。舌頭無三等，言三等齊齒，則四等可知）二字，呼當則舌昂而向上，呼丁則舌平而低齒，是夾三等齊齒也。任舉重脣之幫（一等）賓（二等）二字，呼幫則脣全向外，呼賓則脣斂內（重脣三等四等漸入輕脣矣），脣之內夾齒之齊抓也，故曰開口

至三等則爲齊齒。

侵寢沁緝巳下九類三十六韻，舊曲家謂之閉口。四聲切韻表不從也。神珙分深攝屬內轉，咸攝屬外轉，但就聲音之弇侈言耳。非論開合也。果攝內轉，假攝外轉，止攝內轉，蟹攝外轉，皆同此例。

牙音皆自喉出，但必咬牙呼之。始得其正。若今方音呼見溪等字。則舌抵齒齦而牙轉無所用其力。宜其混入于正齒之照穿等母也。疑則不混于齒而混于舌。呼疑如泥。呼凝如寧，皆非正也。若使其音自喉出而并力于牙。則無淆混之慮矣。

曉必呼之如玫之絢聲。匣必呼之如合。乃爲正音。若方音

之呼曉匣二母。其三四等字。俱混入于正齒之審禪二母矣。匣爲最濁之位。與羣定澄並奉從牀同。方氏所謂聲之低而下者。

影喻二母。昔人謂影淺喻深。細審之。影深而喻淺也。如憂由二字。呼憂者直自喉脘發出。而由則在喉之肩齶也。深者爲清。如喤之揚而高。淺者爲濁。如喤之低而下所發異者。喻母濁于影而清于匣耳。

影喻之三四兩等。方音多混入于輕脣之微母。如呼爲侶微。呼畏侶未。呼委侶尾。呼屋侶物。是也。喻母之三四等又多混入半齒。如呼容侶茸。呼勇侶宂。[illegible]而呼銳侶芮。呼延侶嘫是也。

舌頭四母五方之音都無淆混。惟泥母之三四等呼。實侶于孃。而非孃也。方音之呼孃母者多侶泥。故泥孃易混耳。大氐孃母之字。呼之杜舌尖則混于舌頭之泥母。呼之杜舌後則混于半舌之日母。審音者須令其自舌腹出。又必令舌抵齶而不黏齒。則自無二者之患矣。

舌上之异正齒最易牽混。噗呼舌上者必令舌抵齶而不黏齒。呼正齒者必令舌値齒而不黏齶。吾人分舌上正齒爲二。正如支脂之三韻之別析入微茫。惜其分配之字未能盡與古合。噗不可謂古實舌上而無正齒。實正齒而無舌上也。

正齒之配齒頭。猶舌上之配舌頭也。茲之异之。雌之异鴟。

自之异士。息之异尸。書之异嵗。一杜齒之尖。一杜齒之中。杜齒尖者曰齒頭。猶杜舌尖者曰舌頭也。杜齒中者曰正齒。猶杜舌腹者曰舌上也。故古音正齒异齒頭合。而不异舌上合。舌上异舌頭合。而不异正齒合。此舌齒二紐之疊昕也。

從之异䭴。牀之异禪。方音多混為一。不知二音皆濁。而對呼之。則從又為䭴之濁。牀又為禪之濁。故韻書定此二字异羣定澂竝奉匣其昇八位為最濁。蓋從牀二音愈低愈重也。䭴禪二母則揚之不甚高抑之不甚下。此所以為收聲。

半舌呼之不正。則混于舌頭之泥母。半齒呼之不正。則混

于舌上之孃母。喉半齒之二三等。又多混入于半舌。如呼幾如侶疊。呼藥如侶累。是也。輕脣之敷母。脣音混入于喻者。但不侶喻混于敷之多耳。如呼亾侶壬。呼罔侶往。皆异喻混者也。

非奉二母。雖于猝辨。須知非屬發聲。奉屬送聲。非音短奉音長。非音促奉音舒。非音清奉音次清。又以輕脣异重脣對呼。非屬挹之輕聲。奉屬濁之輕聲。宋定所呼之佉。喉后其字之以類相從者。可易而理矣。

昔人謂輕脣惟吳音呼之最善。喉納宋之大僅易三佉耳。其敷母之字。多混入于奉。如呼敷如肥。呼奮如巫。呼戊如又呼物。如伏之類。皆方音也。宋音者須知鄉俗俚僻大脣

正音中原文獻。大都方音。當法言切韵之任。同纂者八人。南北中原。各據所見。因以酌古今之所宜。集衆家之至是。而黃公紹以爲倡。自江左本于吳音。宜竹垞春齋輩之齒而笑之也。

正齒惟北方呼之最正。如呼師與尸同。呼史與始同。呼色與識同。皆正音也。若南方之音。則皆混入于齒頭矣。

音之大較有三。清濁也。開合也。洪細也。審音者審此三者而已。方以智知平聲之清濁。而不知上去入之清濁。蓋以平與仄對。則平清而仄濁也。唉以平上去入自相對較則三聲之清。俱濁于平聲之清矣。濁不思三聲之濁。尤濁于平聲之濁乎。江氏謂羣喻母一二等。[illegible]母一等。禪母二等

匣無三等。獨不思音之橫呼與直呼同。有平聲之清濁。即有上去入之清濁。此直呼而具者。然則有見溪疑之一二三四等。而獨無羣之一二等。安見其橫呼之。而自然中節哉。羣母之一二等無其字。不可謂無其聲也。江腔〇皖二等音。當羣位無字則闕之。然其字雖闕。而其音呼之口而成聲。按之位而不亂。此可以直洩者也。江氏又謂三十六母之外。尚有十四位無字之音。合之爲大衍之數。其說謂溪羣相對爲清濁。而見無濁。疑無清。故見母下增濁一位。疑母前增清一位。舌頭舌上重脣輕脣同。每組各具清濁六位。正齒齒頭以心爲邪之清。審爲禪之濁。因于精照下各增濁音一位。二組共各具清濁六位。半舌于來前增清

一位半齒于日母增清一位。二拖各分清濁二位。喉音對清對濁不增。其分五十位。喚而是說也。按之字而不分其字呼之口而不分其聲。是明知皇極經世四十八聲之謬而易地致尤者也。見爲發聲。溪羣爲送气。疑爲忍收。故溪雖清。而較之于見。則已爲清中之次清矣。疑濁于溪。而較之于羣。則又爲濁中之次濁矣。四者相校。惟羣豁當最濁之位。故定爲最清次清最濁次濁。猶洪音之分最洪次洪爲一二等。次細最細爲三四等也。若強增清濁二位。豈非自亂其例哉。江氏取呂配大衍之數。又呂配河圖洛書。其附會與昔人之強配宮商角徵羽同。

所謂分音查字者。惟所謂羣喻之一二等鞄之一等禪之

二等匣之三等互。求之雖齊其字。呼之實有其聲。所謂琴之泛聲。當徵則鳴。不當徵則不鳴者。此也。非強增十四位之謂也。

試五音總論之。清濁也。開合也。洪細也。此可以互求者也。試細究之。牙音清于喉。舌頭之音清于舌上。齒頭之音清于正齒。輕脣之音清于重脣。皆相對爲清濁也。此五音之大清大濁。五音以喉爲內。以脣爲外。又以重脣爲最外。故耙湯等字皆開口大呼。兩脣相搏。以視牙喉等音之開口呼者。又有內外之別。此之謂大開大合。牙喉二音四等皆具而細究之。牙之一等洪于喉之一等。喉之四等細于牙之四等。舌頭齒頭有一等四等。而舌上正齒僅具二三兩

等又細究之則舌上正齒之三等仍細于舌頭齒頭之四等重脣四等皆具輕脣僅具三等仍細于重脣之四等故牙并喉對則牙洪而喉細也舌頭并舌上對則舌頭洪而舌上細也齒頭并正齒對則齒頭洪而正齒細也重脣并輕脣對則重脣洪而輕脣細也此又音之大洪大細

清濁不易辨然橫呼之說具有定位㠯意逆志識其當然漸乃明其所㠯然不難一旦通也闢合較易辨然方音多㠯開爲合㠯合爲闢非熟于等韻不能改也洪細則一四等易辨二三等難辨蓋二等有佀一等而實細于一等三等有佀四等而實洪于四等學者欲通等韻須先識清濁次究闢合次求洪細此又一定之等級不可躐取不可

肌度者也。
玉篇卷末五音宮圖正反居隆宮到反宮閭居六字含八義。居宮正雙聲閭隆旁雙聲宮居正到雙聲隆閭傍到雙聲宮隆正疊韻居閭旁疊韻隆宮正疊重遊閭居旁疊重遊商角徵羽仿此五圖呂五音之眥字配例故牙音舉二一宮一角徵配舌商配齒羽配喉而脣音無眥佐字故不列此与沈括夢谿所列互有同異者卷所論五音強配者是也言字母者可勿泥此
溫公指掌圖分遞用爲音味旁求爲類隔同歸一母名雙聲同出一韻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無字則點窠呂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

𪊨呂寓之謂之寄韻。此韻書之凡例也。廣韻舌頭舌上輕脣重脣。多取類隔平上去入每卷後。有新添類隔今變音味切。如下平二僊。緜武延切爲僭輕脣類隔。卷末改用名延切。是音味也。上聲八語。貯丁呂切爲僭舌頭類隔。卷末改用知呂切。是音味也。同歸一母名雙聲者。反切之上一字。同出一韻名疊韻者。反切之下一字。同韻分兩切者。如三鍾。從疾容切又卽戒切。同音分兩韻者。如一東。雺莫紅切又莫侯切。雺字㸃窠。卽韻書之空字。以○代之也。所謂有音無字者是也。韻闕則引𪊨呂寓之者。如廣韻四十二拯。二字下云無韻切。音蒸上聲。蓋拯韻內無韻可切。故僭平聲之蒸字也。又二冬之上聲僅一字。不可太謡。故于二

腫出湩字。注云都鵠切。此是冬字上聲。亦寄韻之例。長言短言。見于何休公羊之注。急气緩气。詳于高誘淮南之書。蓋夫舌頭舌腹。坦顯自殊。開脣合脣。氾放各異。則劉熙釋名。用暘皋指。等韻一事。非六朝唐人獨得之秘可知也。噫而漢人注經文義簡質。昧者旣不得其解。知者又吕意穿鑿。故聲音之道。終坐雲霧中矣。伐有長言短言。皆人吕爲平入之分。不知伐之不能爲浮。猶功之不能爲古國之不能爲工也。覩凡呼等之法。發收俱短。送氣爲長。讀伐短言之。謂讀伐如非之入聲。短也。讀伐長言之。謂讀伐如浮之入聲。長也。顏氏家訓謂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音補邁反。陸氏釋

文謂自敗（蒲邁反）敗（補邁反）他之殊。自壞（胡怪反）壞（音怪）撤之異。皆同此例。補邁短言，薄邁長言。補為發聲，薄為送氣也。怪為短言，胡怪為長言。怪發聲，胡送氣。喉音雙，發收。其實皆二字仍是一起一送之例，并牙音舌頭之收聲長短。又別也。高誘淮南子注：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气言乃得之。又云鬩讀近鴻，緩气言之。繆為脣音收聲，收聲短，故曰急气。鴻為喉之送聲，送聲長，故曰緩气。急气緩气，猶之長言短言也。合此數者，足明之矣。一字二字，亦為長言短言。如茅蒐朕言成蘇䆊字緩讀䶉婁之類。若夫平之并上去入，雖有長短之別，而何休公羊之注，殆非指此。伐亦平聲，非如蕭瑀祝州之尚可謂俗也。釋名呂天顯為舌腹，天坦為舌

頭。今顯杜喉踠。疑非舊讀。古讀顯當訢濕。讀濕當訢稯。至于氾爲闢脣。則韵書之闢口呼。故爲合脣。則韵書之合口呼也。又淮南子地形訓。其人舂愚。高誘注舂讀舂哄。甚知之舂。籠口言。乃舉。籠口即合口。今韵書舂惷皆合口呼。是也。哄則闢口合口。漢人亦已先覺之矣。

漢經師舊讀。亦兼具雙聲疊韵。有不合于疊韵而合于雙聲者。公羊傳注。豈來之爲得之來。士喪禮麗于掔注古文麗爲連。樂記天地訢合注訢讀曰熹。大學命也注命讀爲慢。聘義溫潤而澤注潤或爲濡。易需卦鄭讀需爲秀。投壺毋踰言注踰或爲遙。宵誕推之秝之菱。推今莖敢字。攷工記陶旗注鄭司農讀旗

是爲甫娼之甫思檀弓其中退然注退脂或爲妥歌周礼
巾車鵠纓注鵠幽或爲結至書香釋元史記伦香矜真母
若火娼皎二謀史記伦脩二東左傳闇談職史記伦脩東
職周礼地官呂灶匠師注故書灶脂伦太緰庶人呂待國
之匪頒注匪脂讀爲分文礼記緇衣尹吉至即尹告幽訛
醆假中脩醆春伦叜侯攷工記行奠水甒司農讀奠元爲
停耕中脩壹戒衣注齊人謂殷文聲如衣脂訛倪天之妹
辥訛倪元伦磬耕駉二耕牡馬韓訛伦駹二易檀弓何居
負注讀爲姬姓之姬之易朋盍簪馬本簪侵伦臧易說文
禫侵讀爲三年導服之導幽喪大記禫而內㱃哭者注禫
侵或伦遡幽若此之類左各遇之若非滏人知等韻何呂

如度分寸者不失豪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哉。
江氏四聲切韻表。專爲二百六韻作。所配開合洪細。一吕
廣韻爲正。不容一字之出入。學者欲誦等韻。須從此書下
手。方不爲庸人等韻之書所惑。又有音學辨微一書。尊崇
明等韻所吕嘆之故。兼闢邵子皇極經世及
國翰李文貞公等韻辨疑之謬。顧氏自謂其音學書五十
年後當有知我者。江氏之論等韻。精審過之。而二書幾于
湮晦不傳。音學辨微既無善本。四聲切韻表刻于周氏貸
園叢書中。爲羅有高所校。譌錯脫落。又其人音學全未入
門。妄爲擧正。如聾者強論宮商瞽者妄道黑白。歙汪孝廉
龍重刻。較爲詳善。而板藏家塾。外間流播者甚少。字典所

載等韻一卷不言出自何書圖中所列互音參差歌曲之類尤多啚俚海內音學江氏二書詳校刊播者貴于音韻之學非小補云

戴氏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曰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今珙之反紐圖具在其自爲敘曰昔梁沈約刱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蹟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假夫覺指珙爲北魏當人始傳西域卅六字母于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已歸于休文爲中土之音反切韻學本于西域左證耳況珙敘內并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閒三百二三十載珙更後于元和而遂其人于四

五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首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剏字四十。而不曰字母。異今所傳卅六字相異齟齬。玉海有卅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剏字母三十。後溫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奉微六母。嘫則字母三十六定于守溫。神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滋嘗宗尚經飫。鄭康成氏尤為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偁東州大儒。陸德明釋文顏之推家訓。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剏太反語宣文目曰。孫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韻之學。宋[illegible]叟曰。一謂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

撰韻為椎輪之始。此晉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也。追乎末矣。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按戴氏此論最詳。今之言字母者歸之西域。猶論祘法者歸之西人云尒。但其所言亦多滲漏。如論五音聲論列字四十异。今所傳三十六字相翻紐。按圖取配四方中央。故但列舌頭不列舌上。列正齒不列齒頭。列重脣不列輕脣。而喉音所載遺去影喻二母字。牙音所載遺去羣母字。齒音所載遺去穿牀二母字。然此皆舉㠯見例。不必求備。五音所載。惟牙喉互有出入。二音之疏。古所不禁。未見其异三十六字相翻紐也。又引呂介孺言。大唐舍利刱字三十。守溫益㠯六母。按陸法言定切韻。當三十六字即已全具。今廣韵皆仍法言之舊。

可核也。陸德明在守溫前。而經典釋文未嘗闕此六母。以爲守溫所益。矣未必然也。大氐孫炎創立反語。沈約陸法言輩從而推演之。神珙梵僧獨得其秘。故爲九弄反紐圖。窮極微妙。猶今西法原于周髀。然不得謂西人推算劣于中原之儒者。我輩讀書但求其是而已。正不必强存中外之見也。

周秦兩漢只知雙聲。孫炎以來乃有反語。神珙始言紐弄。守溫爰立字母。此正聲音之學以漸加詳。述者之功同于作矣。若謂字母之稱起于後代。不如言反切之善。又謂學者但當講求雙聲。不言字母可也。（戴氏語）然苟無字母。學者何以知反切。苟無反切。學者何以識雙聲。故予謂欲通等

韵須自二百六韶媪。